

AIYOUSI

爱有四季

● [法] 马赛尔·戈比诺 著

● 刘 汉 全 译

●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ISBN 7-207-01207-2

定价: 6.00元

爱 有 四 季

(法) 马赛尔·戈比诺 著

刘汉全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MARCEL GOBINEAU

stephanie

L'amour a quatre saisons

Edition J'ai lu

Paris 1970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徐晓丽

爱有四季

Aiyon Siji

〔法〕马赛尔·戈比诺 著

刘汉全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4 8/16

字数：297,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

ISBN 7-207-01207-1/I·250 定价：6.8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也是一幅多彩的历史画卷。

1848年2月革命，贵族少女斯蒂芬妮相继失去父亲和哥哥，不久母亲也悲伤而死，留下她孑然一身，由舅舅照管进入寄宿学校。情窦初开的少女深深爱上年轻军官勒内，两人心心相印，情深似海。但有情人未成眷属，她失望地另嫁他人。新婚燕尔，使她初尝爱之欢乐的丈夫出海远行，葬身海底。年轻寡妇对勒内旧情萌发，成为他的情妇。

此间，路易·拿破仑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不久称帝，建立第二帝国。1855年，法、英对俄宣战，发动土耳其克里米亚战争。

勒内随军远征，斯蒂芬妮为了跟随他，作为随军厨娘入伍，长途行军，漂洋过海，历尽艰险，在瘟疫、沼泽和战火中九死一生。为救勒内，她落入俄军手中，惨遭凌辱，逆来顺受，伺机逃出虎口后，四处打听勒内下落，后来得知他已回巴黎同别人订婚。炽烈的爱情之火被寒风吹灭。爱有四季，来去有序，有时如春花怒放，有时如秋叶凋零……

战争结束了，命运又将把她引向何方？

小说情节生动，如临其境，人物形象鲜明，呼之欲出，浓涂淡抹绘出一个多彩多姿的大千世界。

目 次

一、斯蒂芬妮和她的城堡·····	1
二、斯蒂芬妮、夏尔和阿尔及利亚·····	15
三、斯蒂芬妮在巴黎·····	20
四、1848年革命·····	49
五、独轮车·····	70
六、夏尔之死·····	80
七、重归城堡·····	96
八、圣心修道院·····	104
九、索罗尼埃尔庄园·····	128
十、艾梅莉的婚礼·····	147
十一、斯蒂芬妮和勒内·····	182
十二、哀得美敦书·····	200

十三、斯蒂芬妮的婚事	222
十四、圣地之争	240
十五、失而复得的爱	257
十六、从巴黎到加利波里	298
十七、多布罗加	321
十八、阿尔玛之战	354
十九、英克尔曼高地	363
二十、鲍里斯	380
二十一、茫茫雪原	405
二十二、君士坦丁堡	412
二十三、晴天霹雳	431
二十四、最后的冬天	450

一、斯蒂芬妮和她的城堡

斯蒂芬妮·德·布瓦诺杜安断然不会成为一个冷若冰霜的古典式美女，她必将热情似火，艳若桃花。这一年是1845年，她刚满十三岁，但整个身体已洋溢出女性的青春气息。她的肩头开始变得圆润，身材也日显妖娆。有时候，她本能地做出一些娇媚的动作，象妙龄女郎，象青春少妇。她回眸顾盼，扭动腰肢，收肩挺胸，或是昂首高视，旁若无人地走下楼梯。不过，一般下楼的时候，她不是从宽平的楼梯扶手上滑下来，便是一步五个台阶地跑下来。

那种渴望装成大人的本能冲动使她感到新奇和愉快，但并不使她觉得特别有趣。她无法长时间地控制自己，很快她便对自己说：“以后……以后我将成为和妈妈一样的女人，象她一样美丽、沉静、庄重，说话柔声细语，从不弄皱裙子，

颐指气使，令人俯首帖耳……”她从遥远的“以后”回到现实，想起了她的哥哥。她崇拜他、羡慕他，特别羡慕他是男孩，因为男孩拥有一切权力，享有一切特权，能够做自己想做的这一切，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未来，奔赴疆场，冲锋陷阵。夏尔是个男子，他真幸运！

夏尔很象父亲路易：面目英俊，肩膀宽阔，双腿坚挺；浓密的睫毛下露出明亮的褐色眸子，射出阵阵的褐色光波，足以软化任何铁石心肠或顽固不化之人。夏尔已稍稍高过父亲。

斯蒂芬妮从母亲奥丹丝身上继承了棱角分明、高高隆起的前额和缜密润泽、金光灿灿的秀发。她那双眼睛比母亲的更蓝、更大，生气时，射出紫色的光芒。

与其说兄妹俩象他们的父母，不如说他们彼此更为相象。一个是褐发男子，一个是金发女郎，两人有着同样的下巴，同样热烈如火的嘴唇，同样的声调，同样倔强而好斗的性格。

他们的内心都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烈渴望。十八岁的夏尔能够理解和抑制这种渴望，性子比哥哥暴烈的斯蒂芬妮则难以忍受这种渴望的煎熬。她常常受着一种野性冲动的驱使，做出一些心血来潮的事。当她不顾一切做完她想做的事之后，她觉得自己为此“付出代价”是天经地义的。她以凛然而骄傲的态度接受惩罚。在罚她晚饭后不准吃甜点心时，她面带笑容。一次她被关在房间里，她便以床单作绳，一端拴在窗户护栏上，抓着床单往下爬，床单太短，她在离地面几米高的地方摔了下去，不管怎样，终究逃出樊笼。从此，她就根本不把这类惩罚当成一回事了。自从她完成了逃跑的英雄业绩

之后，每当她脸上泛现出凛然而骄傲的神态，准备接受惩罚时，母亲索性不再给予任何惩罚。但是第二天，当以为一切已烟消云散的斯蒂芬妮准备和母亲一起去探视农户时，奥丹丝却平静地说：

“你留下来，斯蒂芬妮。这个月你不能和我一起出门。希望你闭门思过，我要尽力使那些对你有所期待、寄予厚望的人不至感到失望。”

德·布瓦诺杜安夫人径自登上马车，甚至看也没看女儿一眼。斯蒂芬妮被丢在台阶上，手里拿着提包，臂上挎着小篮，眼睛充满泪水，气极败坏，无可奈何，觉得受到莫大的侮辱和真正的惩罚，因为她失去了关怀农户的机会。她一向将帮助和保护她的农户为己任，她觉得自己同父母一样对从属于她的城堡的农民、短工和仆人负有责任。

她的城堡其实并不是一座城堡，不过这个地区所有的人都这样称它。这是一所雄伟壮丽的住房，巍然矗立在旺代的一个小山之上，离旺代地区首府丰特内·勒孔德十五公里左右。如此漂亮的建筑只有在尼奥尔^①和普祖吉^②才能见到。斯蒂芬妮对她的城堡无比自豪。

七月的一天，旺代河畔，骄阳似火，夏尔·德·布瓦诺杜安指挥“千军万马”向一堆崩塌的岩石发起进攻，那是假想的阿特拉斯山脉，埃梅·贝加夫，他此时扮演的是贝尼梅纳村^③

① 尼奥尔，德赛夫勒省首府。

② 普祖吉，旺代重要城市

③ 贝尼梅纳村，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小村，1842年阿拉伯人与法国人在此展开激战。

暴乱的煽动者布玛扎，正躲在那里负隅顽抗。

两年半前，1843年，阿卜杜勒·卡德尔酋长^①连同他的家眷、扈从和身边的财宝一起被虏获，法国举国欢腾。比若元帅^②慨然叹道：“酋长的车驾简直是一座堪称阿拉伯帝国首都的活动城市！”但是不久酋长便逃之夭夭，战争仍在继续。战争在阿尔及利亚继续着，那里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战争在巴黎街头继续着，那里每天贴出战报，公布战况，颂扬战争，鼓动青年从军打仗。战争在各省继续着，那里市民和农民的子弟在幻想征服那个遥远的、土地肥沃的国度。

夏尔的部队是由七、八个邻居的少年和斯蒂芬妮组成的。斯蒂芬妮充当随军厨娘，手里拿着一个装满朗姆酒的旧行军壶，随时准备慰劳负伤的勇士。士兵们咆哮着，呐喊着，蜂拥而上，团团围住布玛扎。夏尔正要将他生擒活捉，他突然瞥见两个进攻者之间有一道缝隙，便一个滑步冲下去，但是将军的铁手牢牢抓住了他。布玛扎在陷落的要塞上被俘。

“站起来，蠢货！站起来！你应该站着投降，毫不畏惧地注视着我。你应该钦佩我的勇敢，就象我钦佩你的勇敢一样。”

布玛扎昂起头颅，傲然而视，威严地整了整他的阿拉伯斗篷——一块破烂不堪的旧地毯，从容地裹紧开始松散的包头巾——一个穿坏的旧裙子，大义凛然地面对征服者。这时，城堡里响起钟声，打断了法国部队的胜利欢呼。全体战士注视

① 阿卜杜勒·卡德尔（1808——1883）阿拉伯酋长，曾率领阿拉伯人与法国人作战。

② 托马斯·比若（1784——1849）法国元帅，1840——1847年率军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作战。

着他们的首领。夏尔遇事不慌，发出气壮山河的吼声：

“吹响朱阿夫军团^①的号角！军团万岁！”

“军团万岁！”

“军团万岁！”斯蒂芬妮挥舞着旧水壶，忘情地高呼。爱国的狂热使她身体失去平衡，跌倒在地。城堡的钟声飘过法国大军的头顶，消散在森林里。随军厨娘在阿特拉斯山要塞的石块中滚动，她的手紧攥着旧水壶不肯放松，就象守财奴抓住钱袋死也不放。

她站起来，衣裙肮脏不堪，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膝盖渗出鲜血，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但她的手里仍然紧握着那只旧水壶。她扬起头，将两道犀利的目光扫向士兵，仿佛要穿他们的心思。当她确信他们没有笑她时，便转身冲下小山，跑到旺代河边，灌满水壶，然后强忍疼痛，咬紧牙关，迈着坚定的步伐，从原路折回。

勇士们用敬佩的目光默默地看着不屈不挠的随军厨娘艰难地登上小山。当她到达布玛扎被俘的要塞壁垒时，人群爆发出欢呼声，其中也包含俘虏的声音。气喘吁吁的斯蒂芬妮对他们报以皇后般的微笑。随后，她长叹一声，咬住嘴唇，脸上浮现愁云，眼睛看着哥哥，喃喃地说：

“这下子该有我好瞧的了！”

“这是战争。”夏尔回答。

“当然，这是战争，可那是妈妈。她看我不在房间里，就敲响了大钟，敲得那么响。你听见了，她很不高兴！”

① 朱阿夫军团，法国轻步兵部队，原由阿尔及利亚人组成，1841年后全部由法国人组成。

“你想回去吗？”

斯蒂芬妮将右手的旧水壶送到左手，调整好姿势，敬了一个军礼。她崇拜哥哥，他做的一切都是好的，他的话比福音书上的话更神圣。她觉得他就象一个深受爱戴、德高望重的首领，他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斯蒂芬妮英姿勃发地回答：

“我听将军的命令。”

将军端详着他的随军厨娘。

他知道，他也有错，比她的错更大，因为他不顾母亲的三令五申，悍然将她招募到自己的部队里。他不止一次地同意她跟随自己的部队伏击敌人，攀援险峰，攻城陷地。

“集合！”他喊道。

士兵们从要塞跑到山下，在旺代河左岸排列成队。斯蒂芬妮加入队列，手里仍然拿着她的那个旧水壶。这个水壶伤痕累累，锈迹斑斑，上面有许多小孔。斯蒂芬妮好不容易才用麻和油灰将它们堵死。这是她的武器，她的光荣。它具有神奇的魔力，她的手一触摸到它，她便不再是她自己，而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所有那些甘冒枪林弹雨、不顾日晒雨淋、跑遍欧洲各地的随军厨娘的化身。

将军一手放在胸前，一手背在腰后，眉头紧蹙，若有所思，俨然一副拿破仑的派头。

“士兵们！”他对部队喊道，“我明天将在同一时刻来到这里。你们听清楚了吗？好，稍息！解散！”

士兵们敬过礼之后，一窝蜂似地拥进森林。

“放下你的水壶吧！”他冷冰冰地说，眼光变得阴暗起来。

斯蒂芬妮跑到一边，将水壶藏进草丛，又转身跑回来，站在哥哥面前。他用手指梳理了一下她那堆乱麻般的浓密金发，然后帮她整理了一下那身又脏又皱的连衣裙，他的态度相当粗暴。斯蒂芬妮一动不动，任凭哥哥摆布。

“看看你的膝盖！”他责备道，“看看你的膝盖！你就不能当心一些吗？”

她看着她的膝盖，上面糊着一层土和血的混合物，一股殷红的血从尚未完全凝固的混合物中渗出，越聚越多。伤口令她触目惊心，但是她扬起头，耸耸肩，若无其事地说：

“不疼！”

“好极了！血已流到鞋里，还不疼！走吧，回家好好洗洗！”

他抓着妹妹的手，大步流星地走在通往城堡的山间小道上。斯蒂芬妮不挣脱，不抱怨，紧紧跟在他的身边。她只有永不呻吟，任劳任怨，无所畏惧，一往无前，才能参加男孩的游戏。她早就显示出这些英雄的品质，而今天更是她引以为荣的一天。因为，首先，部队没人笑她滚落山坡；其次，虽然她的膝盖血肉模糊，疼痛难忍，她还是勇敢地宣称“不疼”。

夏尔知道母亲正在等待他们的归来，心中盘算着秘密潜回的方案。不走正门，沿小路绕过草坪，偷偷溜到侧面的建筑物前面，这样便可人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厨房。如果一切顺利，苏珊将照料斯蒂芬妮，他则回到自己的房间。待兄妹俩洗净污泥，换上新衣，恢复清爽的外表时，便可出现在母亲面前，露出忏悔的表情，恳请双亲原谅他们因贪玩而忘记了

时间。

他们穿越在稀疏的矮树丛中，蹑手蹑脚地向侧面的建筑物运动。周围充满危险，每一步都可能落入敌人的陷阱。这也是战争，令人提心吊胆的战争。敌人在监视他们，他们必须躲过敌人的监视。

他们在小路的尽头停下，象伺机捕食的野兽，潜伏在一排女贞树的后面。两人迅速交换了一下目光。夏尔弓起身，准备一跃而起，斯蒂芬妮激动得全身战栗，紧紧抓住哥哥的手，象窥伺老鼠的猫一样将身体缩成一团，调动着身上每块肌肉的弹力和张力。

“注意！”他悄声说。

“我准备好了。”她的声音有些嘶哑。

“预备，一……二……三！”

他拉着她冲出去，还没跑出十米，头上响起父亲的声音。斯蒂芬妮跌到地上，但手一直没松开。她拉着哥哥的手，一挺身站起来。

“我们完蛋了！”她沮丧地说。

路易和奥丹丝就站在离女贞树不远的地方。

“你说什么？”德·布瓦诺杜安夫人平静而严厉地问。

斯蒂芬妮好象没听见，一声不吭地盯着自己的膝盖，伤口又开始流血了。

“你说什么？”德·布瓦诺杜安夫人又重复了一遍。

“妈妈，是我……”夏尔开口道。

“让你妹妹回答，我问的是她。斯蒂芬妮，你刚才说什么了？你去哪儿了？”

伤口疼得钻心，为了忘掉伤痛，斯蒂芬妮将目光移到自己的足尖，足尖已在草地上碾出一个小坑。她仍抓着哥哥的手，越抓越紧。夏尔知道她比自己处境更危险，再次企图援助她：

“妈妈，你听我解释……”

“我说过了，夏尔，让你妹妹回答。斯蒂芬妮，你过来。”

她站在原地不动，继续用足尖碾着草地。夏尔摆脱她的手，向前推她。她低着头，迫不得已往前走了一步，又开始用足尖碾地。

“我们的女儿并不勇敢。”德·布瓦诺杜安夫人对丈夫说，“我感到失望和痛心。一个人应该敢于正视自己的行为，无论什么行为！”

“这是怯懦的表现！”德·布瓦诺杜安先生下了评语。

斯蒂芬妮觉得这太过份了。她蓦地扬起头，两颊通红，眼里冒火，撅着嘴，跨前一步，直视父母，一口气说道：

“我和夏尔一起去玩打仗游戏了。是我自己要去的，他不想带我去，因为他不愿意违背妈妈的禁令。我追了过去。我刚才说：‘我们完蛋！’，因为确实如此，我们落进埋伏。”

“你不觉得羞愧吗？一个女孩家居然说出这种话。你回房间去吧。我不叫你，你别出来。好好洗一洗，把头发梳一梳，把脏裙子换下来。”

斯蒂芬妮以英雄的气概，用规范的动作做了一个向后转，不顾伤口的疼痛，极力保持步伐的平稳，向城堡走去。

“夏尔，你也回屋去吧。六点到我办公室来。”

“是，爸爸，六点到你办公室。”

斯蒂芬妮坐在床上，挺着腰，绷着脸，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一切都奈何不得她的样子。

在苏珊帮她换连衣裙的时候，她听见夏尔走上楼来。她期望着哥哥向她发出信号，说一句什么，咳嗽一声，但是他静静地走过她的门口，没有放慢脚步，没有任何表示，径直走到他的房间，甚至关门都没发出任何声响。斯蒂芬妮先是感到奇怪，继而感到担心，他们似乎遭到无可挽回的彻底失败。周围一片寂静，她留心着城堡的动静，两个小时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她耽于遐想，未来的种种景象浮现在她的脑海，她力图从纷繁的思绪中看清自己的未来。她将和夏尔一起奔向远方。她将结婚，和谁呢？那个人肯定住在巴黎，那个巴黎人肯定不会悲守穷庐，而将出门在外，建功立业。也许她的丈夫是一个上尉、一个少校或是一个将军，她将和他同赴疆场，转战南北。也许她将和一个探险家结为伉俪，跟他一起去遥远的美洲，去神秘的喜马拉雅山地区，去中国，去日本。也许她会嫁给一个航海家，他们的航船将周游世界，停靠在漫天风吹雪飘或长满奇花异草的港口之中，漂泊在湛蓝碧绿或被珊瑚涂得火红的海水之上，他们将在茫茫大海中的小岛上购买珊瑚制成的项链，垂钓内含珍珠的珠母。每年她都要和孩子们一起回城堡住一个月。结婚就会有孩子，这是确定无疑的。身体有病才不会有孩子，她的身体可是好极了。

她一边想着将来的计划，如意的郎君，遥远的国度和未来的孩子，一边溜下床，来到窗前，躲在窗帘后面，窥探草地和小路。外面阒无一人，爸爸和妈妈早已回到城堡，她听

见他们在楼下走动的声音。不久，夏尔离开他的房间，再次经过她的门前，既未驻足，也未吭声。她听着他走下楼梯，走进爸爸的办公室。城堡又恢复了寂静。

等待似乎永无尽头，斯蒂芬妮开始焦躁不安。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而她被蒙在鼓里，不得而知，这益发使她心急如焚。但是她不想有所举动，任何举动都是屈服的表示，都将摧毁她反抗的意志。只要没人理她，没人要求她，没人命令她，她就什么也不做。

夕阳西下，临近晚饭时分。这时她听见母亲走出房间。怒火在斯蒂芬妮心中燃起，她生气地把桌上的一本书拨弄到地上，然后直挺挺地站在窗前，注视着外面的树丛。

母亲终于来了！终于有人理她了！

“斯蒂芬妮，把地上的书捡起来。”

斯蒂芬妮不看母亲，低头将书拾起，放到桌上，又回到窗前。

“让我看看你的作业，做完了吧？”

她一声不响。

“我在问你，斯蒂芬妮。”

“还没有……”

母亲的脸色是那么苍白，眼光是那么恼怒和悲哀！悲哀远远大于严厉。斯蒂芬妮禁不住想扑到母亲怀中，请求原谅。但是她不敢，她没有勇气，她只是用近乎忏悔的声调喃喃地说：

“还没有完全做完，妈妈，我马上就做。”

“那好，我再等你一段时间，晚饭后检查。”